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豐收的笑容

范修奎

撒下滴滴汗水，  
滋潤著  
腳下的泥土，  
皺紋裡  
流淌  
童年的歌謠，  
目光劃過麥浪，  
汗珠  
跌碎在田埂上  
親吻飽滿的麥粒，  
一粒一粒  
都是汗水的結晶。

收割機  
轟鳴地衝刺，  
連續不斷地  
吞吐金黃的希望，  
勤勞的人民  
敞開胸懷，  
擁抱  
甸甸的時光，  
風掠過麥地，  
揚起喜悅的笑臉，  
每一粒  
都折射出泥土的芬香。

當裝滿袋子的小麥  
拉回家，  
暮色染紅了村莊  
餐桌上  
擺滿土地  
饋贈的豐盛，  
幸福在  
酒杯中蕩漾，  
笑容  
比晚霞更燦爛，  
菜香酒香  
瀰漫著整個家庭。

## 文藝副刊



海韻

## 盞中夏茶 飲盡人間清歡

喬志兵

盛夏時光，唯有涼茶解暑，一杯下肚，熨帖了翻湧的胃；兩杯落喉，吹散心頭的千般愁緒；三杯入腹，竟生出「如世不爭」的豁達。尋一處蔭涼，捧一盞涼茶，與二三知己暢談歲月。我是不懂茶之人，卻被茶的魅力深深吸引。在氤氳的茶香裡，我學著做人，尋找答案，在茶中品味人生，找到簡單的快樂。

兒時家境貧寒，卻也講究待客之道。每當有客人來訪，母親總會熱情招呼：「來，喝茶。」可那茶罐裡，往往數月都不見茶葉的蹤影。我只好硬著頭皮，往粗瓷杯裡倒滿滾燙的開水，紅著臉端給客人。客人卻總是面帶微笑，輕身半起，點頭示意，雙手接過茶杯。他們從不計較杯中是否有茶，或許是深知貧苦人家的不易，用這份禮貌與客套，維護著彼此的體面。只有在逢年過節時，一家人才能圍坐在一起，真正泡上一壺茶。那時的茶葉，是稀罕物，挑貨郎走街串巷，賣煙絲的常見，賣茶葉的卻寥寥無幾。偶爾父親打聽茶葉的價格，聽完總會搖頭直呼太貴，久而久之，願意賣茶葉的挑貨郎很少。這份難得，讓我對茶格外珍惜，也更懂得生活的艱辛與不易。炎熱的夏天，村裡公路旁總會支起一頂帳篷，一位老漢在那兒賣涼茶。幾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是他的小茶攤。這條路是幾個後村村民的必經之路，走累了的行人，花五分錢就能喝上一杯涼茶，還能無限續杯。老漢從不介意，他搖著蒲扇，與過往的行人談天說地，聊聊家長裡短，分享趣事見聞。日頭西斜，老漢便收拾茶

攤，結束這快樂的一天。那時我就想，能在酷暑中喝上一杯涼茶，與陌生人閒話家常，人生的愜意也不過如此了吧。

長大後，與茶的緣分愈發深厚。路過朋友的店鋪，常被熱情地喊去喝茶。看多了，也漸漸懂得一些喝茶的禮儀：接過茶時，雙手並齊，手心微向茶杯，輕點一下，以示感謝。記得有一回，本就胃不好的我，喝了朋友遞來的茶，竟感覺胃部暖暖的，整個人都舒暢了許多。好奇詢問，朋友笑著說是紅茶，這才知道喝茶不僅是消遣，更是養生之道。後來，一位朋友寄來白茶，起初我竟不知如何沖泡。直到在飯店吃飯，看見服務員煮著白茶，倒上一杯，入口的瞬間，連日的疲憊彷彿都被驅散。我這才驚覺，自己對茶的瞭解實在太少。喝茶的能結交朋友，大家都有些共同的愛好走在一起，這不，一朋友聽說我也喝茶，特意從南方寄了綠茶，叮囑我盛夏多喝，可靜心消暑；同事在家中喝到好茶，也毫不吝嗇，抓上幾把茶葉分享給我。正所謂「有茶朋友滿天下」，茶不僅是飲品，更成了連接彼此的紐帶。

你別不信，週末拜訪老者，一進門，便是坐下喝茶。茶香裊裊間，我們談生活的酸甜苦辣，聊人生的起起落落。喝茶的過程，讓人的閱歷愈發豐富，也讓人更加懂得活著的珍貴。這個夏天，老者還帶我走進茶葉協會。一看寒舍雖陋，男女老幼圍坐一堂，茶香與歡笑聲交織，大家分享著與茶有關的故事，暢談著美好的生活。我深深沉醉其中，滿心都是對茶的感激。

茶，是兒時的珍貴記憶，是成長路上的溫暖陪伴，是與朋友交流的橋樑，更是感悟人生的媒介。在一杯杯茶裡，我看到了生活的煙火氣，嘗到了人生的百般滋味，也遇見了更好的自己。

## 又是一年夏至時

王建強

蟬鳴撕開六月的封緘，夏至踮著腳，踩著最後一縷晚風的裙擺翩然而至。

晨光初露，陽光便毫不吝嗇地傾瀉人間。那明晃晃的陽光，像是被揉碎的金箔，穿過層層疊疊的綠樹濃蔭，在滾燙的街道上編織出一幅斑駁的光影畫卷。樹葉間的縫隙成了陽光的畫布，風輕輕拂過，樹影搖曳，那些光斑便如靈動的精靈，歡快地跳躍、閃爍，時而聚作一團，時而又分散開來，彷彿在和行人玩著捉迷藏的遊戲。

街邊的夏花像是被陽光點燃了熱情，奪目的開著。石榴花舉著燃燒的小燈籠，在風中搖晃著，把積攢了許久的熾熱與絢爛，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它們紅得似火，嬌艷欲滴，每一片花瓣都像是用最濃郁的色彩精心繪製而成，在綠葉的襯托下，愈發顯得艷麗奪目。而那些白色的茉莉，小巧玲瓏，簇擁在一起，散發著淡雅清幽的香氣，宛如身著白紗的仙子，靜靜地佇立在角落裡，不與群芳爭艷，卻自有一番獨特的韻味。

夏至，是盛夏的開始，也是生命最熱烈的綻放。世間萬物都在這熾熱的時節裡，盡情地舒展著自己的生命。力。街邊的梧桐樹，葉子愈發繁茂，層層疊疊的枝葉相互

交織，形成了一片綠色的海洋。微風拂過，樹葉沙沙作響，彷彿在演奏著一曲夏日的讚歌。樹下的叢草裡，不知名的野花野草也在努力地生長著，它們或許沒有花園裡的花朵那般嬌艷，但卻有著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在陽光雨露的滋養下，綻放著屬於自己的精彩。

然而，隨著夏至的到來，氣溫逐漸升高，空氣裡瀰漫著潮濕的氣息，濕度不斷增大。午後的天空，常常是萬里無雲，熾熱的太陽高懸天際，毫不留情地炙烤著大地。柏油馬路被曬得發軟，彷彿踩上去就能留下深深的腳印；街邊的廣告牌在陽光下反射著刺眼的光芒，讓人睜不開眼。偶爾有一陣風吹過，帶來的也不是涼爽，而是一股裹挾著熱氣的暖風，讓人更加燥熱難耐。

但夏至的天氣總是變幻莫測的，就像孩子的臉，說變就變。不知何時，天空中突然湧起大片大片的烏雲，它們像是被無形的大手驅趕著，迅速地聚集在一起，將原本明亮的天空遮得嚴嚴實實。緊接著，一道閃電劃破天際，雷聲滾滾而來，震得窗戶嗡嗡作響。豆大的雨點辟里啪啦地砸下來，打在樹葉上、屋頂上、地面上，奏響了一曲激昂的交響樂。街道上的行人紛紛加快腳步，尋找避雨的地方，原本喧鬧的街道瞬間變得安靜下來，只剩下雨聲和雷聲在天地間迴盪。

人們開始了各式各樣的避暑方式。老人們搖著蒲扇，坐在樹蔭下，嘮著家常，享受著那難得一絲清涼；孩子們則迫不及待地跳進清涼的泳池裡，像一條條歡快的小魚，在水中嬉戲玩耍，濺起一片片水花；年輕人們躲在空調房裡，捧著一杯冰鎮冷飲，看著喜歡的電影，愜意地度過這炎熱的午後。

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雨景，思緒也隨著雨水飄遠。時光匆匆，又是一年夏至時。每一個夏至，都像是一個新的起點，帶著熾熱與希望，也承載著回憶與思念。曾經一起在夏日裡奔跑嬉戲的夥伴，如今已各奔東西；那些在夏至日裡許下的心願，有的已經實現，有的還在努力追尋的路上。但無論如何，夏至依然會如期而至，用它的熱情與活力，提醒著我們珍惜當下，勇敢地去追逐夢想。

雨漸漸停了，烏雲散去，陽光再次灑向大地。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青草的芬芳，清新而又宜人。樹葉上掛著晶瑩的水珠，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爍著耀眼光芒。遠處的天邊，一道絢麗的彩虹橫跨天際，為這熾熱的夏日增添了一抹夢幻的色彩。

又是一年夏至時，願我們都能在這熱烈的季節裡，綻放屬於自己的光芒，不負時光，不負韶華。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专栏主编: 温陵氏 宓月

594期

# 如見山光

俞悅，九零後，定居澳大利亞悉尼，熱愛文學，喜歡寫作。

而立之年匆匆就過，鏡子裡是還未有太大變化的臉。近幾年「叛逆期」姍姍來遲，具體表現在，我不再循規蹈矩了。

世俗定義看來，我無疑是以好孩子為模板妥帖長大的，就連感情都過於順遂。這一路趨利避害克己努力，每一步都避免了行差就錯。因為「容錯率太低」，「不能不合

群」，「害怕失去安全感」，所以直到第一次遭逢無法掌控的外界壓力，那種堂皇才教會我這世上確有人力無從解決的問題。

意識到長線規劃基本無效，生命的長度其實遠比我想像的短後，我開始嘗試更高濃度的精神滿足和更強有力的情緒回饋。例如去線下參加live，看煙花綠帶爆裂綻放，體會熱愛在小小一方空間裡燃燒共振。那些瞬間短暫又快樂，可以讓人忘記日常的壓力和無聊。

有意思的是，同齡朋友精神狀態都極度相似，文娛活動遍地開花，大家都不惜花費時間金錢以各種形式探索讓自己快樂的途徑，令人感歎馬斯洛誠不欺我。

但是狂歡必有散場一刻，人需要回歸現實，當「心空」和「戒斷」的情緒席捲而來，外物不可必是無法迴避的新命題。在我焦躁糾結的時候，毛國聰先生的《時間開的花》進入了視野。

這是一本完全不聾牙詰屈的生活散文，毛國聰先生以直接輕鬆的寫法打破了第四面牆，面對面和我進行了交流。讀完全篇不自覺感歎他實在是個對待生活極其細膩敏感的人。

字裡行間能想像出他以一種怎樣的姿態在家裡踱步，在山間散心，在街子古鎮溜達，和阿宓手挽手地去吃麻辣燙。他是居于此間的快樂山人，上天入地無所不能，花鳥蟲草任他揮灑，無處不可快樂，無處不生靈感，一年四季都自成樂趣。

《小花園大世界》讓我發出了共鳴的感歎，自己在異國的居所也有一圈小園花園，比照阿宓的試驗田自是遠遠不如。但前任房主是個愛花之人，一年四季都弄了不同的花草。我這種從鋼筋水泥裡長大的「文盲」第一次走進了百貨店去尋找各種除蟲劑除草劑酸鹼花肥，光是拔除紅磚縫的蒲公英就頭髮掉下三把。

「我們設想的鮮花盛開、詩情畫意的花園似乎只存在于效果圖和想像中，離現實還有漫長的距離。阿宓說，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發現自己當不了一個好園丁。拔了一年多的雜草，她早就想舉手投降了。」

實在是過分精準。花花草草是長線工程，哪怕是隔絕雜草的木屑，最多2年便會降解，一切又要從頭來過。但若是花朵死了一株，那可真是「強作歡顏」「一言不發」也無法釋懷的難受。

《一隻穿灰色毛衣的貓》是頂頂可愛的一篇，灰貓理所當然地串門，連敲帶拿給自

己餵了個飽，和毛國聰先生展開你追我趕大戰幾輪，最後破案為樓上廖姐愛貓。

朋友們幾乎人手一隻貓/狗，而我本身是招貓逗狗的體質卻堅定拒絕，一方面是「一旦養了貓，就像領養了小孩子，不得不承擔起全部的責任。因為它會視你為它的全部，你也不能對它三心二意。」的責任心驅使，一方面也是承受不來它們必定早于自己的離開。「雲撈貓」著實是性價比之最。

《戒了嗎》恰是對我本人的詰問。在探索自己精神滿足的道路上，我究竟走了多遠，ta是否把我帶向了更好的方向。

「他們說戒，我理解，他們沒有戒，或者戒過而沒有戒掉，我也理解。學會某個東西不容易，戒掉更不容易。因為喜歡才去學，要戒掉喜歡的東西，那需要多大的勇氣、毅力和捨得精神，特別是長期形成的習慣和癖好。」

我想我會永遠感激同頻的熱愛完善了我對於愛本身的想法，曾經的狹隘被拓寬，巨大的壓力被釋放，認識了更多朋友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緣聚緣散不得勉強，絕大部分人只能陪同一段路，如果走向不同的未來注定伴隨「戒斷」，那我應該會欣然接受，因為地球在旋轉，相似的人與事必然會重逢。

讀《時間開的花》讓人從更多維度去理解自己，繼而理解毛國聰先生的慨然溫柔。他不是個滿口規勸人的訓導者，恰恰相反，他撿拾著生活日常裡的瑣碎捧給你，常人以為的瓦礫其實是閃光的寶石。

幸福的閾值在他的筆下變得很低很低，它是伴侶睡在身邊的呼吸，好友醉酒的臉紅，買來又束之高閣的彈弓。

他同時又是個有趣的思想者，試圖拓寬世界的邊際，思考科技的飛速發展，探求陸游的中醫造詣，思維之天馬行空讓人在通讀的過程不自覺笑起來，然後被他捲入一時半刻的頭腦風暴。

生命實在是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神奇玩意兒，所以別再浪費時間看艱深晦澀的文字，勉強自己假裝大人，也別一直沉淪以外物填補內心的空虛，讀一讀《時間開的花》，認真體味自己日常的點滴，開心過好每一天，不辜負那些悄無聲息的愛。

畢竟所有人走到最後，只有最樸素的「幸福和快樂」才是衡量自己這一生最無悔的註腳。

